

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集卷四

明 高叔嗣 撰

入楚稿

高君自山西左參政轉遷湖廣按察使去住所得凡十三首為入楚稿

量移湖南用文谷韻

歲暮邊隅客歸來見此身馬蹄穿欲盡虎穴到為鄰漳

水經塗舊湘潭去路新我生豈斷梗逐處任飄淪

陽曲灣作二首

閒庭芳草日分長疎雨高槐夏轉涼一片鄉心千里目青山無數晚蒼蒼

湖天杳杳夏吹風凉雨濛濛夜已空夢入梁園燕采路覺來身在戍樓中

二月十日至尉氏

含悽去舊里秣馬頓荒城是節春將半崇朝雨再晴鶬

鶼欲作語揚柳盡垂榮楚塞杳何所嗟余方此征

許州城南道行酬左君舜齊招隱之句

徼陽稍晴曙新雨被山川芳樹交生道春流灌注田疇

耕本夙志驅役乃茲牽未覺江湖遠投身竊自憐

襄縣城東即事

春晴汝岸曲夜雨襄祠東日出冥濛霧天垂斷續虹關

梁臨水閉馳道與山通旦夕龍輿度千城望幸中

龍泉鎮作

落照寫澄潭石梁水半含可憐雨氣歇復與天光涵容路乘春景人家映夕嵐我行殊未倦彷彿見荆南

吕潭境上

連山望不極況復楚雲長萬樹含春色孤村帶夕陽解鞍當古戍投袂及空堂去國日方遠懷君意敢忘

漢江春日舟中

漢臯微雨點人衣江路南衝鴈北歸寓目不堪愁遠涉投身方自愧高飛纜牽蘅杜多春氣船泊雲霞變夕暉

未許笠蓑同楚父來逃榮祿守漁磯

初泛漢江東峪使君邀飲習池

大堤兩岸春流滿峴山十里銜日晚新雨深沉洲嶼移餘霞明滅川途遠南來鞍馬背高城泛舟始作漢江行總轡昨朝當寒食鼓枻今日值清明清明寒食愁江路逢人乍問栖泊處楊柳深垂渡口喧桃花淺映村頭暮襄陽使君乘暇日邀飲習池酒興逸然燈清夜歌管鳴吹角蒼波魚龍出去國未覺客身輕乘流翻恨風帆疾

別君轉入江湖長明發解纜情如失

自承天進船暮至潛江寄郭舜符

漢渚雨聲深日暮愁客心楚山雲霧多其奈客行何時時登岸覽風物往往張帆去趄忽泱漭江流雨正添蒙茸春樹日催發茲行豈是乘桴意欲遣虚舟隨所至生年本自江海人終朝遂諳魚鳥事投扎鄉園報所思寒芳欣及仲春時頓忘異國勞行役但闕同心𧺤賞期

省閣率爾題寄同懐

下車春草歇掩閣夏雲深情以軒裳倦愁緣節候侵訟庭白鶴毳𩊱宇碧山岑乘夕恣遊歷憑高敞鬱衿連天通漢水多雨暗楓林畏鵩非前志為鵬想壯心越鄉誰不感題此繼莊吟

廣視堂作

兹堂抗峯首伏檻即江流夕日川新漲空天雨半收烟虹形婉僤石壁色青幽行藥恣閒步題篇紀勝遊城鄰龍伯國宅並羽人丘臨眺非無樂客心自有愁

夏日作

宴坐清煩暑闔扉映夕曛山堂聊假日水氣自蒸雲處潔嫌新沐懐奇厭舊聞齋中無一物几上太玄文

軼稿

高君先自吏部乞病還蘇門山者三年復從蘇門山還朝逾年然後外補中間題咏頗衆令考功讀書二稿乃其自選多所不載何也括其遺編不忍棄選其優者凡五十二首為軼稿

銅雀妓

松柏墓已拱綺羅臺未空青㝠上駐日白雪下流風雅曲此遺𡡉勞歌誰與同君王自不見閒寂無終窮

題馮正伯卷

太息高蹤客誅茅滄海邊同來負鼎日共憶挂瓢年梁父龍初卧南山豹正眠有纓濯孔性無楫濟商川才為蒼生屈名緣赤紱牽九臯空唳羽七水但流絃僕類蓬南轉情同橘北遷塗中曳尾地轍外涸鱗天仰視鴟鳶

嚇却鴛鼠可憐重尋顯志賦長揖願歸田

檢校戎器

弱冠伏南土微才卓不羣雖慚坐勝術干戈非所聞九域效太運六位升明君黃石埋兵畧青藜照秘文楛矢積北闕絃琴奏南薫龍庭元刋壘虎賁久息軍如何儲戎器還以事邊勲鶴膝非時急犀渠要日焚折衝存墨帶多算騁皇墳願言思農扈王化在耕耘

病居

得坎願自息披離忌有眚卧痾還以嬉煩嚣暫一屏孤賤本寡儔昇平遘多幸束髮辭丘園登軀入華省王事累朝夕非才充俄頃不堪類昔嵇自免乃令邴北顧尚濡迹南歸徒引領歳暮詣空山耒耜方當秉

主客行

主人為壽客起酬今宵有酒可無憂鐙前大笑呼五白場中試賭潄貂裘去年奏賦驚天子今年謝病歸田里當路徒嗟少故人寧期行道得知巳慷慨翻為他人論

結交慎莫向金門

門有車馬客行

京城十二衢輪蹄何縱横縱横行且止金張門已盈媒拙坐趦趄言巧通逢迎中厨命豐饌四座羽觴傾南冠進楚舞西瑟發趙聲辰會日移中昏宴及鐘鳴主恩諒不訾殺身良為輕片辭重大吕一顧越兼城何如草玄客寂寞擅英名

廮僕

晨趨長安衢冠蓋何逶迤歸視相國第輪蹄交中逵寒
熱各有宜巧捷來相追拊膺悲遇晚握手稱新知一顧
辭白屋片善登赤墀車馬如流水高門象海涯主獨用
憔悴談天祇自奇閉門幾廿載無由免寒饑公孫起徒
步黯突為帝師董生獨寂寂區區苦下帷濫竽竟有合
敝帚將無施深謝彼豎子夙志良自持守兔誠言謬屠
龍豈憤遲甲高雖異勢慶弔亦同時浮榮等過隙暫跌
若頹坻布被不覆寵禍載牛車危三年避園圃英聲千

古垂守玄慕二老養素吾不移逝將還舊臯耕收潛東菑咄嗟奴僕心多言益見嗤

中秋無月

三五唯今夕烟霜斷昔歡埋輪潛泣兔掩鏡暗翔鸞風笛金天徹星樓子夜寒客衣素已變不分向明看

秋思

凉風令日至鴻鴈欲南征衣緩他鄉帶心翩故國旌圍荆愁外死池草夢邊生會挽高飛羽凌天寄别情

雜詩

窮巷寡人跡當户生芳草伊人空堂上徙倚傷懷抱獨攝㪚衣冠容色何枯槁飛鳥更我庭斂翼空山早仰視默含情思歸故鄉道

感秋二首

候羽三秋至層鱗四運移商風吹地籟兑日正天時魚轍涸誰訴駒轃伏自悲紛傷庭木脱夢繞故園思

玄蟬辭夏露丹木受秋霜坎壈應懷楚離憂欲奏商勞

生嗟害馬失學歎亡羊蘭芷空山路披衿耿未忘

贈别茂欽

昭代富文化九葉何光華君初奮海裔應運生王家余本孤賤者射獵夷門野偶起攀飛龍俱載入金馬結綬自兹朝鳴玉日逍遙亨衢孰予假同升上宰朝分曹青瑣闥聯步黄金闕居常頋接屋游每得并縻晤對無朝曛發蒙多所聞玉壺湛芳醑寶帙散仙文相知恨不早相與傾懷抱繾綣三年間莫喻同心好柰何忽分張念

此使人傷銜哀赴隴墓反塋歸爾鄉倉卒發皇邑追餞難再及一臨萬里途三歎各於邑昔為連茹草今類孤根蓬我身非吾有誰使西或東離別易永久聚散誠不偶願言指素心努力望白首

送許廷議

狐嶺鬱蒼蒼龍沙出塞長千金收駿骨萬里歷羊腸雲就親庭色星分使路光亮為汲長孺隨力護封疆

駕出

帝出南郊日言觀黄屋尊選神役風伯從樂具雲門馳道青陽麗齋宫紫氣屯九朝祠禮祕歸侍從臣論

駕入

萬乘因春駕千門洞曉扉鸞旗紛旣至龍馭宛來飛日月隨靈璽星辰撫帝璣還同受金策六覲紫宫歸

讀史二首

蕭生抗奇節立語忤當時解劍誼不辱抱關身敢辭伯喈涉叔世髡放久流離董氏握天憲臨命何狐疑知死

亮難塞猖獗反受嗤雄傑在末位逆曳恒足悲結髮事
天子兩絶良無期全生忌衆怒庶與哲人知
傅子夜蹵感張公海燕篇撫膺慟末路發憤睹遺編憂
來每側足患至豈息肩巢由既在野沮溺亦在田達人
貴先識懷寶乃稱賢

送張子魚太嶽叅議用家兄韻二首

客路情何極臨逵別所親威遲駕欲發隱閔思難伸柱
始題仙侶環終賜帝臣交期無嘆遠白首肯如新

妙有丹丘建虛無楚岳寒五圖配神異七澤擅遊觀雲卧靈爲友天行帝與歡知應逢石髓留減待余飡

海口

海路連天極河流遶國門氣迎朝雨至川束衆流奔隱霧行隨豹摶風坐辨鯤乘桴意何限揚楫倍傷寃

晚行

去國芳春在行舟首夏臨沙痕前水耗雨氣晚山陰衾枕容顏改衣裳節候侵不堪采菱調斷絶滯歸心

讀書園始遊覽

伯成善養志沮溺無仕心惜予不及古逃禄歸空林林空杳静黙抗宇疏高岑排户羣木秀浮階大壑深發書玩農術作歌學樵音輟耕空隴上徐步荒城隂身悲離羣獸目感歸栖禽雖微貞士操絶軌猶足尋役形多衆患遺物無或侵儻偕彭氏老異世開吾衿

酬空同載酒見尋二首

負郭幽常卧移尊遠共尋觴中泛野色座右落城隂自

顧離葛滿還驚巷轍深相看欲何語疲病謝朝簪

農畆遭炎暑賓遊踐遠郊輟耕元水曲暢飲即城坳長日蟬聲靜微風樹色交空承白雪詠顧許愧林巢

東郊雨中柬士量

閒居甘絶跡雨對芳原念欲開青眼誰還共緑尊林烟旁舍午野色遠村昏自笑平生意無人空閉門

秋郊雨後

空闊容秋望虚徐步晚曛夷門新夜雨太室半晴雲犢

放前王地身閒野客羣烏來幽興愜誰語遣相聞

喜蕭司勲衣比部見宿山園

上客何時見中園屏卧幽門連華野樹路轉信陵丘共坐深林晚紛看落木秋非君憐病侶誰向此淹留

刈禾了晚望

禾黍空塲圃秋風滿近田出門看曠野倚杖向髙天嵩嶽孤烟直蓬池落日圓醉歌有鄰叟共笑夕林前

谷杏山宅田水南限韻賦喜雪

嘗聞洛關呈祥日復此梁園對酒情故里衣冠時共集
豐年隴畝兆還成金尊側引瑤華入青閣高臨玉樹生
今日正須修耒耜東郊驅犢伺春晴

題東門壁

試走夷門道徘徊念此身抱關空有客虛左竟何人

寄霍山人歌

驅車意不樂還出梁宋門馬頭逐殘景野火連孤村北
風颯颯吹郊樹明月照見村前路東方隱者昨歸去相

尋不見空相慕隔縣即同華野田逢人只在空桑住明時不合但漁樵少年豈是窮章句羨君若節應多奇嗟我支離亦如斯夙昔産業身無賴長大衣冠名未知有如徒步謁天子無何解印歸田里方計爲儒世已驚祇言作吏人同毁晝堂甯舊走營營柴門容鬢看秋水西望夷門厭紛華東來却出寒城裏顧此栖栖何所求釣魚牧豕適吾謀野田憶汝不堪寐把筆題詩此夜愁

呈杜顧諸君子

誰復臨窮巷丘園問腐儒寒醪傾盞落野飯進雕胡開牖連雲白穿林照日孤歲闌總相笑何處覓潛夫

簡思仲

凉野轉蕭條秋林自晴朗静看霜葉落閑聽寒蟬響朱紱與時違素髪隨年長安得携手同常此丘園賞

九月六日元玉侍御汝愚都使上方寺閣

官曹雖異迹梵宇忝同遊預有重陽酒兼當故國樓登臨殊憶昨疲病颯驚秋不借空門樂那寛北望愁

九月十日晚登城樓同川甫

暝色起郊關層城烟霧間千家響砧杵四顧滿雲山片月增愁思涼風減病顏登高情未已還共此追攀

元玉送至河上夜飲作

野館接芳筵客心尊酒前終知臨路別且戀對牀眠近壁燭殘夜開簾星滿天鄉園猶在眼卧此已三年

淇上

旅館值芳辰留連淇水濱猶憐官道柳滿目故鄉春

昆盧閣雪後招儀曹諸同遊

春寺朝來雪微融望已晴千家柳色淺二月桃花生白日照仙閣青山繞帝城馮髙遲數子此際願同行

與仰之閣上限韻

晚日層軒上凉風散客衿登臨思不淺留滯夏將深三十竟何事一官空此心無驚寵與辱老氏有明箴

贈子晉

濁酒相逢即為開憐君况是洛陽才久淹帝里誰能念

數過禪扉獨見陪四月温風吹草樹西山落日映樓臺

宅鄉盡醉無不可愁見都門歸馬催

人日省中同正夫

官閣晴雲滿春庭夜雪沾緑尊應汝伴白髮為誰添多

病能相惜微官敢自嫌流光無柰此日日客心淹

重五日宴集張宅

將軍賜第敞園林上客邀懽得暫臨絃管坐消白日暑

衣冠起挂緑槐陰宦曹多暇乘佳節客路長愁損壯心

須把菖陽頻送酒明年聚散倘思今

送許中丞掾水出撫畿内

陸海邦千里黄圖帝九圍選賢每推食佐聖本垂衣詎意日多儆方嗟天降威流離詩在是反覆事何非用翟子威暫輟霜臺亞犀馳星路暉寵光假金節拜命出黄扉疆埸當專制朝廷正塞違决河傷漢緒分陝壯周畿願見功成日時來朝禁闈

奉和太保桂洲公二首

宮酒先頒帝右臣恩波曉逐歲華新飲同湛露詩歌雅
道合皇天嶽降申中使頻傳初釀法大官不數舊藏珍
嘉名願叶春王壽涓滴香分萬國仁右元旦賜長春酒
燎火陳庭逼曉明青旂鸞輅簇春城朝吹仙管條風應
夜灑瑤宮瑞雪平天意三陽開歲始帝功一紀祓歌聲
共知調爕人難頌稽首明堂布法清右正月三日立春早朝

赴晉渡黄河

王程不可緩去此故園難晚日臨晴渚秋風動早寒山

田十畝廢蓬髩幾絲殘顧影真成笑馳驅為一官

將歸蘇門山題王度支誠甫潼川卷

十年出入紫宸班多病空知戀北山塵髩獨憐為客倦道心長共野僧閒行窺白石尋初徑坐對青松守舊關惆悵王孫不歸去潼川桂樹許誰攀

進兵介休

卷旆輕風發趨程落日懸重來介子縣還渡魏侯川吏道堪頭白兵戈正眼前親交凋盡落歸計只年年

送馬二來視其弟遂歸上蔡

握手憐離羣白眉重昔聞星辰來暫聚鴻鴈去還分春入荆南草天横薊北雲新豐空復客無路薦明君

別顧武祥

夙昔屬良友同聲豈異時謬縁驥尾託常識鳯毛竒長價方推爾懷芳每在兹分飛意無限眷戀寄南枝

送劉侍御叔正周侍御時伯視學南北

二京方選士三府共推文辟下中臺動章連内殿聞春

催遒鐸振星與使軺分桃李江南地騂騮冀北羣還觀文體變得俊答明君

除夕

殘歲何俱盡微情浩不窮引卮留夜色燒燭候春風旅跡孤蓬倦離心衆草同勞歌無處語楚水正飛鴻是時家凡使承天

歲十一月皇陵山上作

北上陪嚴祀初行詫所經龍蟠包地脈象衛列天星積

雪千山白屯雲萬樹青神霄騰寶氣夜壑下仙靈險固合三用乾坤得一寧傳圖會有永探策授奇齡

鄭師周石村卷題三首

高尚意何如窮山闢卜居神功無禹鑿人物有秦餘疊嶂維靈境孤峰冠太虛時因費杖履觸處覓仙書

結搆依嶙峋幽深自可親雲峰連海嶠泉澗達江津獨立迷山鬼端居養谷神何須羨谷口君即子真身

世故攪余愁平居寡所仇有生皆白髮無地是丹丘稍

抑六龍駕還追五嶽游思君栖息地去此暫淹留

禁中遇雪時有詔祈之

落日長原獨客行郊園暑歇正新晴林懸宿雨千村似禾入凉飈四野平尊酒笑從田父飲柴門靜識古人情翻愁人擬陶元亮前徑初無五柳名

自西園移向城東稍幽寂

微生無定蹤擾擾誰為慮始營西郭居復戀東郊住東郊長幽寂野逕迷行處茅宇遠疎籬空階垂茂樹是時

仲夏中林雨閙殘暑無人敲深扉永日多新趣卧聽遠
舂聲起看前村路兀傲不知非翻恨來兹暮如何玄豹
姿更隱他山霧

送别衣永之

冠葢中朝舊田園野客扉異時梁苑地今日長卿歸疲
疾馮秋徤懽娱悵遠違須知耿耕處一望使星暉

九日有懐家工部兄

無客荆扉掩蕭然病卧時荒村夜聽雨佳節曉吟詩鴻

鴈銜書少黄花對酒遲楚山萬餘里今日最相思

西園宴集譚侍御空同本貞二憲使

閒園一杯酒還與故人同借問茅簷下何如柏府中城烏窺客晚野樹落筵空却愛霜林静留懽共不窮

秋夕憶兄

一樹秋風落漸多高天窺鳥暮雙過欲將遠字愁難送正把新詩悶自歌雲外楚山移使節雨中梁苑對耕蓑柴門此日誰憐病情極湘江萬里波

飲酒空同海棠樹下分得一字

庭前有奇樹含采弄春日托根磐石間垂景幽蘭室攀條事可憐對酒情非一空唖嘉樹傅賦爾慚抽筆

夏日田水南別業二首

愛此君何僻憐余遠更親上皇猶古俗中散即令人樹繞夷門口隄横汳水濱他方炎熱及逃暑欲來頻

荷篠時相問銜杯晚暫同南風當坐滿大暑入林空勛業浮雲外田園醉眼中前村亦咫尺歸路夕陽紅

陽春曲

遲日麗原野和風扇芳林棃花覆白雪楊柳蔸黄金峴北懷何極荆南思不禁睹時謝寂寞佇立吐髙吟

秋日

閣道涼風日已嚴空庭落木曉相添病身虚擬秋來健客路真驚歲尚淹北海鵬風猶未徙南山豹霧合終潛悠悠感事徒增歎歲暮誰從季主占

雜詩

悲風乘夕興木落歲方晏蕭蕭鴻鴈征悄悄客心羨王途悵多違三歲餘力倦興懷念故閭撫事夙衷見平生素絲姿豈爲玄黄變知我亦已稀誰論貴耶賤

賈令驛

策馬寒雲髩脚垂歲闌深歎客行遲亦知拙病令仍出歸去青山定幾時

靈石縣作

殘冬猶按縣落日稽官程閭里何蕭條荆榛正縱横道

逢流亡卒但聞悲泣聲不能含之去且為綏前旌匡時
豈乏策牽迫非我情高職久為忝曳組暫百城

星軺驛

萬山詰曲此孤亭遠客西行暫所經生事不堪頭早白
世情無賴眼常青深林落日憑軒望亂葉吟風隔坐聽
寄謝尉羅當日者高飛今已入冥冥

南關驛壁間韻

際曉霜風急空山落葉寒微名沉吏跡久客笑塵冠改

轍登岡險尋源出路難回思高卧者茅屋有餘安

還次陽武與孔文谷飲和其韻二首時冬至後

客子多苦辛塵滿征衣裳旦下太行坂車輪摧羊腸邊戍久不歸馬毛變繁霜安知平生親合并此中堂廣筵羅絲竹寒日懸晴光陳觴未及飲感往各自傷歲晏客如何欣願履初陽

我心鬱不樂豈足禦冬裳馳情多所懷無以布私腸山川行不竟飄颻冐風霜感彼瑚璉珍胡不置明堂時俗

難與謀神寶秘其光每用攬古昔怒焉心自傷驅車復辭去陟馬大河陽

七夕賦得牛女

銀漢涼風起靈妃此夕過流雲通聚語微月照凌波帝樂無新曲仙機有舊梭應憐並飛羽忍用鵲填河

夜懐家兄時有七歌示叔嗣

高梧殘雨滴涼氣晚來生一夕茅簷下思君千里情夜躍臨户響晴月度林明要自離居苦長歌不遣平

讀薛考功所註老子

雨餘長夏交動望皆成趣雛烏發新聲殘花開芳樹獨
醪聊自斟輕葛始當御手持老子編目覩薛君註因之
懷人心況以薄世故曲几在深林起視不覺莫

書壁

方知日月易歸來已三年先世有敝廬遺此東郭田況
遭聖明君閭井各息肩自我解朝籍抱痾常晏眠衣冠
挂塵壁起來茅簷前有時負藜杖逍遙看晴天柴門白

日景雞犬鳴籬邊中心私自念微願倘能全安知被嚴命尚為尺組牽不行冒時禁欲去且留連仰扳道傍樹手種皆可憐入生豈落葉一往隨風遷亮慷達人心萬乘猶將捐終當復來反不愧昔時賢

蘇門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集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蘇門集卷五

明 高叔嗣 撰

序

送仲純李君赴四川建昌道少叅序

十一年四川撫臣言四川郡縣宋某遠在西垂而建昌

接連西域浙縣一方去省城千有餘里屬麗永鹽井之

際仇殺守廵官不可十日闕且雖有之或一人攝三四

道者地遠事繁難於徧履惟上眷念遐方下吏部早選賢才補用久之吏部言往者議省冗官也四川布政使來朝言建昌管糧叅議一員可裁革令兵備副使攝之吏部諸部議南北京十三省可革官本一時之議中間去留不能遂知惟下南京及各省撫按官勘覆明白永為經久之規奏可下有司未報前員至今未補四川撫臣言是其冬十二月吏部上禮部主客郎中瑜精膳郎中伊名上可其中一人實仲純李君為四川布政使司

叅議理建昌道事序曰四方之極京師最北閩廣最南齊魯最東西方惟關中而四川最西自秦漢開蜀漸被教化與中國亡異然山川縣遠夷僰猶存旣亂閒作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夫京輔之地吏多而政急其民難治其吏輕遠方之吏寡而政寬其民易治其吏重海内亡事遐邇寧謐吏若可省矣而變常不虞假使萬里之外卒有旦夕之憂者當是時方思補吏以捄不亦緩於事情乎遠方之員不可省也議者之言頗漏於是矣巴蜀

之地明興數被兵災然慨成不久四竟不擾旋作旋滅者豈非任吏參置之得宜虖宋大夫建復官議爲慮誠深遠而又得李君以行朝議咸服仲純始爲吏部司務懋行多學號稱最良擢爲主客主客又宜漸歷一紀受是寵命故衆咸服也建昌雖遠努力爲天子用於是文選驗封稽勲考功之寮咸餞而洪承志氏張崇禮氏高公照氏陳太初氏王惟周氏謂叔嗣得交仲純最久則序其事

送麥元實之貴州提學序

令上元二叔嗣始遊京師舉進士海内賢豪畢集禮部叔嗣得交山東則黄徳兆劉叔正李茂欽南京鄭師周浙江應子陽廣東麥元實七人者又集于吏部是時文治汪濊七人者出入燕喜以文友也亡時其後叔嗣除營繕徳兆職方叔正御史茂欽户部師周行人子陽廣平元實行人各解去其後叔嗣相次茂欽調吏部師周叔正元實以使事出稍踈矣其後師周為御史叔正僉

憲茂欽元實以憂歸而叔嗣則謝病去七人者益落上十年辛卯叔嗣再忝朝籍是時德兆以武選火罷矣叔正繇四川謫判許州矣茂欽起家繇考功復謝病矣獨師周自浙來子陽在廷評元實精膳四人者遇之訖而各自驚相惜也亡何元實又以憲學之貴州矣繇歷癸壬不出一紀間七人者浮轉愁懽殊塗異情不可勝說回思疇曩之際俄如眩寱爾使人愕嗟倡言曰達人所以細萬物而遺吾身者身且遺之而計其它虖故遇其

得衆人驚抃誇詡而未嘗喜也過其失衆人哀戀悵惘而未嘗憂也今吾數人數遺迹而追往事撫當年而懼方來其心悶悶焉其貌皇皇焉其言戚戚焉怨茲會之莫再而數人者且不自料其將東西分析而莫誰止也於是抆涕不大可笑虖元實曰貴州大荒也去京師且萬里吾誰與居而不悲叔嗣以為生人貴遭時爾今吾與元實方撫壯立德揚休垂光不朽視力所能匪善不為不然與衆人何異非疇曩所以抗衆顏而特立者志

也奚必京師為近而貴州遠虖於是坐者又俱嗟莫不酸楚激昂是歲也德在壬辰背春首夏叔嗣師周子陽飲元實室餞之四人者相樂也已而相與嗟明日麥子遂南髙叔嗣紀其事

壽序

嘉靖九年開封學長某祥符學長某商水學長某二學生某百餘人相與議于學舍曰今天子顓意德化慮郡國學敝則道術流遁士亡從以出故移近臣綴以領其

事甚重且寵方城公始用太子中允來治河南歲時行視下國收才民間汰斥不可開書院拔異士次第稟食之四方之士聆響畢輳又設春秋禮二經師集諸通是藝者使漸習其間期于五學並盛繇是七郡之士斐然回思于道天子之化旁流四溢烝烝向治于今二年某等自度終亡以稱塞公盛意者如何是歲三月二十九日方城太夫人壽考七十始降之辰羣士又相與議曰聞之其母賢者也其子肖盛德焉太夫人之德不出乎

闕觴觀方城公始舉進士于庭上擢為第一遭遇至隆也出入内廷坐議承明之廬兄弟結佩而趨儒者以為談先天子將建大用而試諸外自它人鮮不以為勞然人未嘗見方城公一語者是其所得豈當世所敢望哉此可以觀太夫人賢已則相與私于高氏皆再拜言所以願為太夫人壽者狀如此叔嗣讓曰諸君誠欲進壽太夫人氏者計必選于能言以頌述其事然后休德流于當世垂之亡窮為後之賢母式與古圖畫所著何以

異若僕不文上亡以為颸師德下不足以效羣士之私心是過聽而使僕也讓不能已于是纂次羣語以告于祝史獻太母無疆之壽辭

送何進士元述惠州教授序

刑部進士何元述上書言臣有親也老臣舉進士得事陛下幸甚顧日夜思親養不能須臾遊頤得學職食其禀藁有秋毫以報天子可之十一年八月以元述為惠州府學教授始何君登春官髙子知其文於是何子過

高子而問所以教人柰何高子曰予欲易士習乎夫國以文取士試有定程已余與君皆繇是出也變之是反士好也今且不信夫官有條約愼取而行諸無怠然士則固敏化矣何也吾子舉進士進士時所髙少竢之可取尊顯然而君曰有親老矣日夜思親養如不能須史竢願得學職此務求已志不求外知者假令矜一官亟趨榮顯忘父母養榮顯也計何益於身患之士聞吾子之行固已灑然而異它日觀所事親旦暮趨堂下上食

稱壽愉有和色君有二弟益敦友行人莫不攺歎孝弟興而化美躬行於家非外求益也所以教人者如是耳夫人孰不能文前言哉而行不逮嘗為世姍笑欲教人得乎自叔嗣任朝冠于今十年觀士習益婾操行不合古人其修於家者非也此非為師者咎乎君惟端其行而責實化自此始何子謂客吾得惠州而甚喜惠與泉竟接也土風不異道行裁十日相吾奉親旦暮趨堂下上食稱壽吾以二弟從吾居也客問何子令子假三旌

之貴以受萬室之邑然而與父母月違也又逺兄弟則如何何子以為戚髙子聞而叙之是時也餘姚錢君亦乞得蘇學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海内之勢譬者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令由撫廵而藩臬是坐論者也繇藩臬而府州縣是役使者也然縣尤難此譬以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為指者常病矣一省之大凡在上治者一人於縣無不統也為縣

者常病矣是故政令不宜則病因而行之則民被其疵因而不行則我受其罪如此病已數易則病廵撫意有所出御史方思而矯之前者草之後者方思而復之如此病已計三歲終撫易一人或二人御史易三人矣藩臬諸公大抵半易當是時縣方承其後雖冉季猶難民性五方異宜緩治之不能不驕也急治之不能不怨也計百里之境一人領其上百姓終日且不知吾心而能知百姓之心乎吾朝夕奉上簿書不暇事上不暇而暇

行政乎二者均之難然民之難未若事上之難也故為縣者順於下邪則民蒙其利而上不之予順於上邪則上予之而民不蒙其利上予之則賢上不之予則否而朝廷之用人也常繇之然則順於工乎吾秉道而行不失諸已上果其人則猶我予也設非其人猶足免於罪戾矣然則順於下乎此賢人之所以有志而衆人以為不暇泛泛焉視之而棄之者也人臣幸得事天子雖繇令至公卿鼎食無足異者無內外皆臣也豈以一縣而

棄之哉天子以印綬假我它人欲從旁撓之乎故上令可行行之不可行吾不行也寵利毀譽無秋毫疑於心政成而後去治定而賞及之則奏功乎一縣而天下且頌之又何計難乎此吾意也凡前難之者衆人意也鄉人徐崇教舉進士三年始試於江陵友人既祖之則繼之以言

贈山西王都司朴守中都留守司序

高皇帝既匡中國鑒宋之失武備弗振使邊患孔棘既

被天下也法初貴武乃易樞密院為都督府五外設留守司一都指揮使司而下凡武職皆加文吏一等歲天下諸司表賀京師大鴻臚傳則留守司為首豈不欲强國勢睎人以勇且使知王基所在耶然裁百六十餘年兵微疲人趨于文日習末儀為儒衣冠擇地而仕以養交游不任弓馬皆下留守司不樂其土髙皇帝奬碩勵懦用役羣材稍百數十年遂若是中都之地周酆鄗漢豐沛也祖宗陵墓所在沐湯所邑甚貴且嚴而人不樂

之何也睎權所在而以無事為病也人病無事而遂忘所事此最大患不足用法山西都指揮王君朴始用武舉科簽書是司山西地廹邊陲而走京師也近民愒于法難以設治未可旦夕處已而君遂居八年人皆强取以為功而君獨退然無庸人皆眩智以媚時而君獨默然無為人皆售材以爭進而君獨鬱然久困衆以是歸君之廉静廉静非壯士節然貨利不入其心榮枯不易其操固良將材已十四年九月天子拜君為留守司正

自山西晰留守司留守司稍優君亡所擇置欣惡于是益見君長者雖然海內方承平君久邊陲知士馬數道里險易倉卒如為大將何以易子慎毋以無事自佚同官于君之南也使叔嗣敘其言

贈楊方城公上山東布政左使序

上以侍從之臣政未洽于民乃歷試諸外若求輔弼則用是而充諸臣或厭于是而有佚心故弗能于治惟方城楊公不然公舉進士第一人為國史修撰太子中允

者七年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山西京師視為邉邑薄之公無所變已而徙河南用以修學政久之轉山東布政司叅政守海右諸道督漕入都越十四年轉為山西布政右使九年於外服益恪不懈政聲四塞吏民翕然靡不嘉頌夫上厲精中興本漢宣用蕭望之意下徙近臣而公覃於六藉學無所不觀文章為當世冠又不厭為吏越望之甚遠十五年七月二十日轉為山東左使廹次公卿之選叔嗣觀古者興國之臣皆木吶無文若

敝矣然而恒治則其人皆起民間習知疾苦所發政善也故内外均及其季也皆文學儒生若華矣然而不治則其人皆少貴不嫺於事所發政舛也故重内而輕外高皇帝定天下畫十五省設官之制曰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司所以承者朕命宣者代言布者張陳之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自叅政以下皆自辟屬蓋甞御書其門顔其重如此山東西京師輔車之地士馬財賦緩急以需後世宜選賢建治而或薄之然則積輕

豈一日哉公于山東西皆再履之熟知閭閻利病道里
隘塞財賦所出無不講國旣賴以爲重遂擬鼎鉉登元
宰受鴻名而佐道治俾天下内外之勢不偏當繇此已
吏民久矚望于今羣僚感公之東咸述明德作此序辭
以示後式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秋八月之吉

贈曹堯我公上順天府尹序

嘉靖十五年九月山西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言山西
災布政左使蘭施政最良事注賴之雖三年滿願留以

治疏上報可會順天府尹闕衆皆心儀之十月闕　日
公果拜為尹始公以辛未進士為大宗伯大司馬屬聲
譽隆翕出補鳳陽府以不事權貴左遷浙江鹽運同知
無所動轉福建運使未拜起家山西太僕卿歷今官所
在不擾有去後思其在山西叔嗣幸得終始侍其治大
抵以廉靜為本一切繁浮屏去之財賦出納惟謹吏奉
行條約府中晏然無事是時山西壬癸甲連歲大饑而
省中多巨室大猾號難治公既與之休養而持法無所

縱舍吏無以爲奸于是上下皆安故滿苑洛韓公言于朝也其言云云君子以爲知言叔嗣覩漢之興也承周秦之敝高惠之間民不勝其病公家平陽侯順時之急師事蓋公與百姓休息故當時大治于漢爲元臣後世稱賢相無繼之者公之學其繇来遠矣推是治天下可也京尹豈足言哉雖然山西三年賴公以息肎吏民無以留惟日夜望遂爲宰輔施大恵以和四國顧公無忘叔嗣竊不自外旦夕承以爲師犀寮既祖俾序其行安

敢以不文辭

贈陳中川公拜山東按察使序

十四年乙未中川公由山西布政司叅政拜山東按察使高子受命序其行未就踰歲冬公拜河南布政右使既履任始畢序焉客謂公已遷拜補序之不近于復乎高子惟侍公之日久又代之守冀寧所知三事俱盛德可式恐後益久遂泯不傳乃作序以示永永其一山西甲午鄉試任西溪公為布政左使充提調當復用寮佐

一人御史决之高子懲曩者同試南宫之事且不欲妨衆辭去歸本鎮會任拜都御史遂撫山西當攺辟中川公卒引高子同事處其上不嫌也酉月朔又八日高子始入院中諸事皆受成公考難亡不曉卷每丙夜始寐其精厲若此公少以善文四川舉之第一人登進士讀中秘書學益閎遂爲憲臣兩察學政士亡不歸師之名高天下然院中每屬文一篇成必折諸人高子蓋嘗刪之數字不皐也故人服公之量試稱得人録文至京師

不至詆譏夫人苟心不相許鮮不以名相下遑恤其它
然則公之量莫可及已其二山西多豪族定襄人李仁
予希沆尚宗人女故家橫山築城自衛奪民田匿亡命
縣每索逋至城下第閫門相謝且數十年嘗惡縣令使
客盜其印陷之大阜郡中震焉莫誰何公以計縛殺仁
獄甫就而還髙子代之因墮其城歸所奪民田三百頃
劾希沆褫其官遠近大悅故人服公之明公下車常先
德化比細者何足著欲著其得民也其三五臺生王師

祖以私愛格殺其妻陽縊之室事聞公按之抵皐師祖富於財萬端營之莫解既公遷也則或釋之高子治文書得其卷歎曰是陳公所正獄也而可釋哉使吏發王氏婦塚診其尸如生一縣中盡駭異乃殺師祖故人服公之廉凡三事皆可紀且熟知之作是序

鄭太夫人壽序

光州鄭修之既登進士掌行人之職其冬受命禮部使於蜀持節過邑而母夫人氏壽七十賓客咸賀於家祥

符人高子賢言曰夫人姓尚氏與憲使公碱同祖始歸於鄭生三子而寡貧矣夫人乃奮力勤儉躬視臧獲耕織家繇是振布衣蔬食積餘為子師友費故修之有成為天子使臣榮衍鄉閭也敬願祝夫人麋壽康樂無疆觀賢子之終成也以陟於尊位次歲癸巳陽和方始太夫人加年有一于古難致之物東海若木之杖西山桃實之觴玉山之禾以為飯丹丘之泉以為漿江妃仙珮洛浦明璫青雲之衣丹霞之裳願資以為獻是日夫人

出御北堂堂上畫西王母圖壺觴在左賓客在右修之乃以諸賓拜為夫人賀夫人慈顏黄髮愉有壽色雖趓今百歲未艾也諸賓皆拜遂為修之賀叔嗣觀古者國家之興不獨其君子賢也盖皆有母德云然内德幽貞不容贊已自予與鄭修之遊也謙抑博約以予陪役春試始終執其禮不肯以齒先此非其修習於家者厚也不能然者故吾欲祝太夫人于子考之雖微善言竊不自外願從諸友後以獻期耋之壽

送張東田伯翔致仕文

昔漢河間相張平子居職不樂洪惢是愠故叙四愁之詩作歸田之賦後世君子伏讀其書未嘗不嘉奇志之高翔而恨盛德之終詘也江都東田先生守河南布政左使引疾遽歸解印將逝抱素願以自潔嗣玄風而高蹈抗疏王庭兩致其辭悼行年之將邁顧與物之多違奉職無狀中切憂危語具在前後疏中於是有詔特釋其位未老懸車暫以逃禄初先生以南陽叅政病免于

家杜門受業鄉里服化奄及七年絶意榮寵會今上協
九八以開期登十六而該輔始起家四川叅政河南布
政右使尋領今官數月三遷强出巖石固已使朝廷虛
心而仄席縉紳拱手而避位然猶甘守屠羊之心不顧
飛龍之運此固逸民之絶軌盛世之貞士也昔先王圖
治旁求俊傑必崇謙退以防横流人無老成儀刑安取
羣僚在列莫止其行咨嗟徙倚咸馳空谷之情銜遵渚
之思遂因出祖使獻其文云爾

南山詩序

粤在癸巳九月叔嗣被役于山西繇潞安則朝于藩國踰年甲午二月望遂分守冀南行諸縣因復朝焉凡再見宴禮有加然叔嗣天子外臣使事嚴恪不敢自越竊覸于王國諸族睦悅咸蹈于禮闔郡肅如也而王國諸臣長史宗孔南儀賓瑢賢六七人者以文相友歲時賦詩稱壽號為最盛若東火之仇又敦禮克讓非感化于德教則不輳此聖天子以道理萬邦藩國克守侯度本

支百億盤石四安皇天其錫蔭國家者亡窮縱有善頌無以益其説愚如叔嗣也又何以言者於是瑢再拜言曰惟王盛德有文當垂永永興明亡極配於南山羣臣歌頌咸藉於斯義放詩魯頌號其編曰藩頌詩凡如干篇視叔嗣其目

研岡先生集序

河南中國之樞四方之都會人文最盛明興沾濡王化瓌傑挺生自叔嗣得承宴侍若空同李先生大復何先

生浚川王先生後渠崔先生柳泉馬先生有涯孟先生研岡杜先生七公猶宗廟之有瑚璉朝廷之有梁棟士用仰止覩其精美之蘊卓犖之節敷為政事發為議論衍為辭章著為翰墨皆中榘度以垂法式巨細咸宜物理必該成一家言而余得交于研岡實有忘年之誼相與考先王之道遵哲人之軌爾歷年所叔嗣始為隸古之學本以說文證以鼎彝考以漢碑准以章草先生不謂之異為辭賦之學先國風楚騷次漢樂府昭明所選

下涉盛唐先生不謂之溺爲制度之學考周五官酌漢
八書及唐六典遵諸司職掌先生不謂之迂泊然自守
不養交遊不貴權勢以違于時先生不謂之愚道合則
從不合而去仕于吏部屢進屢逐補吏邊隅先生不謂
之罪可謂相得于形骸之外已先生有集若干卷衆刻
之傳於世叔嗣蒙知最深宜序左方竊見我明有天下
四海内外以稱臣妾百六十年兵戈寢息紀綱政治罔
不畫一學士大夫講爲文藝比跡先民遭進今上益隆

文治禮樂修明小大顒然咸登諸用數君子生其際遂享大名為儒宗匠若是昔在巨唐詩道中興許燕擅其美沈宋極其至其後李白杜甫之流遂作雄詞逸氣沛若江河上掩前古莫之與京白之詩曰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蓋傷周楚之音亡而漢魏之聲離已然甫白之開流則亦已甚作者靡不遵其軌轍慕其風猷以迄于今羣公繼焉黙翰敷詞不翅抗行翕然同響盈被朝野文章之作于斯為盛後有知言必是焉覿叔嗣既守

邉隅不復奉對以究緒論録感遇之由爰及數公庶梁宋之間聞之以勸

撫平録序

嘉靖十二年大同之卒復嬰城告變朝廷議將盡治以懲以天下之兵蓊比方隅無不得意而非天子之仁也故誅其元宄矜其醜類選良臣焉以善其政布我大惠惟邉徼之恤于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雙岳樊公實受寵命照臨玆土公縁上德意除苛用輕蕩然與士卒更

始仁恩汪濊凡境内外靡不惟粮强者寢憂弱者忘死安其室家有其孫子疆宇大和由是考戎實修馬政興廢舉墜摹畫精明奮兵擊敵鳴鏑遠徙奏功京師天子大悦璽書以勞賜服嘉新吏民歌頌載諸圖牒叔嗣惟邊塞之民與中國異本以謫戍屯諸境上扞蔽戎狄使内亡憂惟其桀勇以為邊圉豈宅之慮蓋徒恐不知天子之仁所以生息之故今大同之卒既以自亂上寛其死懷服明德公復申之其澤益深無不履戴邊境以亡

譽功德至盛宜有歌詩傳之無窮惟公曾大父司馬府君當永樂辛未之歳策名受事出入兩朝翊賛宣皇開府濟寧勲績爛然垂于後裔餘休永長公以正德辛未登朝光嗣前烈為國鼎臣文事武功異世同符歌頌之作代有其人充盈于家栄覲誦法必取于斯知府詰遂刋為書叔嗣謹序諸左方

再作老子集解序

考功薛先生既屏居亳一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

號曰集解余為序其書刋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余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于大中繇漢以来言老子者盖至是决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抵牾可施于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為儒家所詘置為養生

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修已
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駮爾奈何絶去使世諱
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
都質之令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奈何純
父答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于周末睹文之盛
也嫉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亡過中已試言之
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
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其

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逺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眀卒廢而為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令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撐犂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强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于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于老子者今以覲考功之汪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

也遽詆訶之葢讀其篇末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太平經國書序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緐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

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臯然使始皇并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于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

戰鬭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為其然也三禮莫古于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于籩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于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

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内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于是耶故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畧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儀之其年叔嗣舉于鄉後三年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説讀其中往往引

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示叔嗣録藏于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申上冬朔日刊于山西布政司

栗上黨集序

上黨栗道夫弱冠志學與古為匹遯迹太行之麓十年絃誦思幽入玄上瞰周秦之閫奥下涉隋唐之波流著詩若干卷歲巳丑余解司封郎中屏居梁墟盡謝親友道甫擔簦相造雞黍終日笑言甚得乃出兹編三復嗟

歎故贈予詩云高風今重世大隱不居山遂忘年焉道甫既連舉不第詩名益振名卿大夫想見其人稱不容口癸巳余出守晉陽道經潞上見道甫于家總理文翰探得彌深又贈余詩云風聲隨斗望精采若雲流投篇相答邈不可逮余乃辭去每持瑶章把玩忘疲嗟乎余少而無聞長而倦學名本東家之愚夫情類南郭之喪我曾何所知敢與斯文然于當世之士未嘗不聆言而心賞睹形而目成也道甫之作良掩余懷誠無虚奬昔

中郎倒屣於仲宣少府薦表于平正世亮有精鑒玆編者行役之餘輒綴數語用俟哲人

栗陳州詩序

夫藝士才高位卑者自古不可勝數然名苟足稱雖詘焉豈可恨哉上黨栗道甫者余識之愛其文乙未歲朝京師翰林編修唐君應德語余曰道甫詩可傳復誦其伯氏仁甫尤長歌詩思見之未閒也仁甫登乙丑進士會試第三人例以父尚縣君不得備宿衛補為陳州知

州亡何遭讒口棄官築舍五龍山下屏迹不入城兄弟講業其間人謂其負謗易白而陳州辨不肯力感悲其不遇余聞古之達人讓卿相之位屠羊灌園有逃之没齒者世豈能度陳州之心耶夫懷金珮玉揖遜人主之前誠與滅迹雲峯者不可同日語顧持操茍無悶當無疚于衷已丙申余始得陳州詩乃道甫爲之次之者讀之終篇察其身名之際畧無所恨其所得遠矣余曩者嘗學于斯藝思所折衷性弱復善忘不能爲弘麗之詞

每數日裁譔一篇不喜輒棄去今益怠何足與知詩序慢懶相乘顧自放于山林之間聊作以抒憂耳故睹于陳州之述益感焉

任吏部集序

固陵先生始舉進士奉大對今上親題其文直詞絶識名冠海内士莫不延頸願托末交余辛卯春再登上國首奉欵曲宴語闌宵相得甚真乃投贈詩云文章知汝在交誼為誰深既遂别去其後余遷守邉垂世故相鱉

親交日疎疑莫與匹乙未春得以覲事祗役闕下先生猶敦夙好不薄厭之感谷風之誼誦同人之言君子于是知友道存焉時則翰林唐君應德陳君約之司勲李君伯華咸相綜理文藝啟發微言一朝大振余拘以外寮不得久侍遂録先生詩詞文論總若干首用著矜式夫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詩人之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詩人之度故言匪世法動近于時余觀先生雍容謙和聲華益遠制行以周孔為師陳詞與詩書比軌不

激而髙不刻而工治世之音于斯以備明王之佐舍是焉適先生復不以余陋而使綴名于簡輒不避遜敢揚大雅夫世有心賞之士弘麗精微茍有見於斯編其必讃歎愉悦犂然自解又何賴于余言乎是歳蘇門山人髙叔嗣謹序

內鄉王殿下謁園廟序

夫執珪結駟位由徳尊玉食瑶宫道匪人替維昔皇祖疏土建邦模漢京放周制本支茂於百世磐石冠乎諸

劉周自定王肇啟茲土加大邑以褒稱慕小山而典學
内鄉諸國殆且百餘諸侯祭于其祖厥禮存乎有司歲
庚寅十月内鄉殿下乃啟龜以卜吉載鳶而祖行授館
不驚上食在道遂用登于某山實惟定王卜藏衣冠之
所也齋明有虔改服而進神靈肅肅孝思蒸蒸鸞旗宿
於青山牢醴修於碧殿刋石紀美禮成而還王國諸臣
僉曰惟上稽堯典以睦九族體比象而親萬國大孝之
化洽被宇内今王蒙犯風露馳驅山川展敬園塋起感

水木一物不煩于民間百禮盡徵於士類自非純孝永思篤志履道者孰與于此且王自喪元妃遂虚内寢后宫之緜竹生塵賓庭之纓冕成市好古邁河間之風為善小東平之日休懿貞範不述何覿載金石而不朽被經管以日新昭德興文將俟君子叔嗣不敏家本夷門人同抱關之生地雖梁苑才非授簡之叟故畧為著其大都以貽無窮云爾

老子集解序

亳老子所産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由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禦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叙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賛之曰用九天德

不可為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天人之分不明天人之分不明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為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

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内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没景響仆絶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子録其副焉

刻二張詩集序

二張九齡韶州人字子壽謚文獻有曲江集説雒陽人字道濟謚文貞有燕公集馬氏經籍通攷載之自文章

道熄修文之士薈萃篇題畧采名作習所目見不復知
有諸家集余曩歲得曲江集京師葢丘文莊公録自閣
本刋傳之求燕公集亡有也後再至都始獲寫本友人
大理評事應君子陽有宋刻然不完二集缺謬亡復可
攷二公俱唐相事玄宗遭李林甫文獻出為荆州文貞
出為岳州叙曰夫詩之作豈不緣情哉余讀二公詩方
其登台衡執鼎鉉抽筆蘭室雍容應制詞何澤也及臨
荆南履岳牧懷人寄言託物寫心又何悽也夫士抱器

丁年曷嘗不欲感會雲龍道佐明主建不朽之業垂非常之譽乎而時謬不然遠迹江海之灘放意魚鳥之區事與願違心以迹孤況逢拔劍之怒方同竊鈇之疑知讒不免欲語從誰是以憂来無端咸宣于詩爾嘗觀文獻在荆詩云一跌不自保萬全焉可尋又云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棼文貞在岳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又云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詞旨悲凉令人太息然文貞特牽歸思而文獻良多懼心豈其遭傾奪之餘

尚險仄未平耶今集中載林甫秋夜一篇公酬答甚遜得于周易避咎之道焉彼讒人者竟泯澌何在而公名德爛然存于終古嗚呼哲哉叔嗣遊郎署時覽公詩未覺沉痛既渉江漢三復焉乃知意所由興復以嘗踐玆地也因合刻之置廣視堂齋中堂據江夏山首下瞰江漢前使君葉縣衛正夫修築嘉靖丁酉夏四月朔

蘇門集卷五

蘇門集卷六

明 高叔嗣 撰

記銘

讀書園記

七年春高子署吏部員外郎被病久之注朝籍已復從病中擢署驗封郎中三月乃上書曰臣少不知自慎身被狗馬病遭遇陛下一拜官再徙再擢職自惟受命涼

薄曩守工部主事移疾請告者二語具前疏中今春沈病暴興氣湧痰結害于眠食昏瞀顛踣臣以問醫醫曰是血衰氣逆積弱損心不治將害於躬夭絶天年臣竊自悲傷年未逮壯抱不測之病當朝廷建治之日弗能備用行伍獨困逆旅賓客左右過視無不憐臣為臣流涕者伏惟敕所司廉臣病狀無他以例免歸倘天誘臣衷不遂殞亡猶得下覩鴻化所成如遂不捄亦得瞑目丘壑用其月放歸次月還上父母壽畢謝諸賓客不能

共往來無何則屏居田閒為約每五日夕入定省輒出以為常以書謝過視賓客不敢先以相勞自他跡不及城府所高子乃稱曰始吾以元年冬去父母於令吾兄弟者三伯兄不幸以疾夭仲兄相次為工部主事非有人侍父母者法制仕者凡有兄弟不得歸養父母令吾以病免吾乃得侍父母孔子有言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奚其為為政余用不肖之軀拔足隴畝閒幸得備位郎署無毫髮有以稱報上者退敢自託于仲尼之意

亦惟以無事棄日時復俛取先王之書所以游神而廣思者於此審居身之序盖將終學乎庶幾乎平生之蓄志本兹旨以建園名冠其元門采上語列之刻石東壁後之人其永覽焉

東讀書園記

出仁和門由宋曹門歷邊村隄達獨樂岡北至園出麗景門由揚州門右轉歷蘇村後走陳留道隄達岡南左轉歷白塔隄相國寺瘞僧所達岡中出麗景門北徑走

白塔李氏墳後歷隄如上至園凡路四初髙子止西園

西園垣廬新成然近念欲東東者大父所耕處自髙子

他時未嘗一再至甚僻遠是時坐焉文堂心猶豫召僕

問東路宋衡指地對出仁和門三十五里出麗景門右

减三里出白塔减五出李氏墳後减七然李氏墳道狹

不容車利走者又問一日往来如何冬後涉首春㓕晨

往食黄昏歸㱏夏秋初日出往食遊息日斜歸秋春杪

晨往食游息黄昏歸於是以囊盛書以筐盛糒以柴車

載夏五月望高子遂東父老聞皆過班白相向蓑笠交于户起與揖讓問所以歸狀游仕孰與吾農樂多少高子具以得事皇帝六年兄弟結佩趨金門之下幸遭知遇前後凡五踐省闥父母被封澤小人分過裁生身受久病朝廷加恩不絶其官還耕於野謝父老游宦無狀安敢望公等樂父老人人則大喜咸手操雞黍為勞高子與之飲人人益說始西郭人見高子自引避非衣冠潔楚固不肯見梁肉皆具書拜亟為禮高子大厭之及

是雖袒跣人與語禮文益衰乃大喜謂可居也悵朿之晩髙子曰世以莊周所録古巢許之徒譏堯禹薄孔公其辭不馴雅學士大夫棄不信謂其人無有然孔氏書載接輿沮溺諸公其姍笑仲尼已甚惡可言無其人顧其風滲至不可用詩書禮樂之際責者余始至於野受父老之詰乃無以應悵然久之固知周言世有斯人不虚哉髙子既自讀書園徙而東猶冡前號加東作記

定非亭記

高氏之先葢自洧川徙云厥初漁陶於鄭門之野鄭門者宋之順天門也明興天下久既治邑中賢豪殆以百數而鄭門處其半咸敦誼相尚有古遺俗風高氏又號為雄長家為門屋特大之聚族其閒人乃謂大門高其後衆稍分徙高子之仕於朝白家封君曰鄭門吾祖宗所發蹤令吾宗族處之且墳近祖宗鬼靈不無樂遊其中今故廬或閧乃為他人有叔嗣願因今求為室歲時伏臘上冢故留會親戚故人飲以長驩敬甚便於是家

封君求修如之田於其陽所謂讀書園也會作園亭令工賜髙子告居之時從父老問先世事最之賢豪之子孫之存亡其流風滅如也異時之俗無有盛衰在百年之際何移之易也豈其地有異乎髙子曰予登鄭門之首循故城以西望其閭里遂直如人身首足不具父老為予言往者盛時有老父過其下指謂人是有非字之象焉其後多是非之興其書云然夫古先王養民必匡其俗鄉遂各樹之長時書其人善不善獻狀於君君乃

賞罰及之其所以防民甚備逮教化陵夷猶有長者能使鄉之人羞為不善不敢使聞之何者其行淳備感於人深也叔嗣覿於上世嘗里人死問其無以塟時顧妻耳脫金珥畀之夫婦猶歎終無恨色其鄰里每食相率之先熟之家不責賓主至少年乃直懷器轢諸其釜去令人聞所大笑之者即其風足感動於人心令復有是乎亡久矣俗之非奈何謂地形罪乎孔子曰文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矜文之末聖人不喜子

患夫流俗之言不惟其本所以定之故號亭曰定非侈往世之風烈儻後有其人庶幾遇之

潞安府亭遊記

潞安改府四年甲午六月侍御艾峯先生四行郡國吏畏民和登覽茲亭追惟有唐玄宗王迹繇起察興衰之轍求用舍之塗慨然太息是時新雨飄檻微陽移庭綠虹垂於天際餘紫生於林末開軒流目思在山澤歌以釋情而郡守宋君圭出廣平家傳相業篇終遂寄期望

茲一時之盛也叔嗣獲從遊覲幸托名於石左叅政分守冀南道髙叔嗣識

清心省事堂銘

嘉靖癸巳余罷吏部稽勲郎中出為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分守冀南道始明約束踰歲禽巨盜于汾陽黜貪吏於某州屬年穀登竟内稱便乃為堂于治所宋潞安元錫為題其顏曰清心省事余既道滿改守冀寧殆三年於茲邦益習土風達民志貶身自厲務為儉約趨時之

急不敢首事夫古之君子所為能悅于民者豈多為條教以暴其明哉苟察於身適得所止不戕於物不乏於務而已故能與下相忘與下相忘者下斯悅之矣蓋古之以道理人者如此而叔嗣何足知之乃作斯銘著於冀寧道之堂其辭曰嗚呼我閒毋以嗜慾殺身毋以貨利殺子孫毋以政事殺民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仁哉斯言我服而行至簡不煩銘於斯堂庶幾永存

樊氏堂銘

懿彼崇堂顯於東土海嶽迴環青徐左右吁何迨遝歷世不朽也爰始發跡脱輓事主三朝擁旄千里開府分陜是隆襟齊帶魯惟聖執象寢兵包虎披榛誅茅手營兹宇回瞰故園消遥嘉圃王事多暇往來容與玄冥司節黄鍾應序時御高庭白雪交下逮其晴霽犨牛伐鼓賓客稱觴賦詩笑語四海無波右文戢武故里有堂燕樂乃舉縣榜勒名樊公是取系曰天造草昧辟王室皇初拔劍漢為匹舞陽苗裔奮儒術立朝正色入造滕文

作經綸武作帥文章之際功難悉司馬所沒民所律哲
孫聿興祖德述辛未紀年符祖出三葉其今事如一遺
堂克搆嘉志畢陳圖采詩在今日再拜作頌載厥實

軼稿

西征記

初去都也羣友設祖東門外皆去樂安人李茂欽在戶
部獨追余飲三忠祠東以漕船載時四月中晨雨微霽
人衣並河行三四里許各悢然歎息余識茂欽國子監

既登進士歷吏部相得久甚一旦舍去未期會面何時回瞰雙闕在雲霧間因思曩日奉朝謁聽晨雞鳴夾立丹陛如此且十年令人不覺涕下其夕泊張家灣月欲望始出蒼然照水際帆檣如樹魚商雜集歌語相聞余身繇此遠矣余以疲謬之姿蒙國寵靈福過其量未有秋毫補令試山西倘殺身邊垂也欲以報國者於是繇河西務天津滄州東光覲家大人之舊治余始生八月家大人携之東明携之黟又從之東光十六而家大人

解官十九而余舉於鄉逮於今未嘗一日習於嬉也涉世甚淺得無躓於今虖縣東光達武城臨清會王純甫張子魚二人者同時考功之恭友也純甫是時拜國子祭酒子魚行兵備副使縣臨清達大名衛輝抵舍客誚高子曰方今羣賢並足馳丹轂結華綬造天子之廷榮名嘉美流光亡窮吾子何獨厭于時而棄之外亦有說邪余對曰若叔嗣所謂福過其量者也天子拔賢而用輔弼必臯夔在廷必元愷海內承風羣士向化辟如騏

驥騁於康莊而疲牛自伏梗枏登於明堂而散木自廢彼其材大小宜也余勝帶遊朝寺曾無所踰人賴罪之寛也尚得参領大藩儻陳愚賤之力究尋文之用乎畏譏議且不暇矣而何說之有五月十三日歸九月二十三日始西涉黄河宿原武過修武上太行時秋盡山西木盡衰葉摵摵落遂入境行澤潞沁終日走大山中水泉交瀉深谷無底仰觀青松生嶺上蒙籠無數梁宋之人緩步游歴纔出城郭而已今聞此猶心生怖三晉屬

薦饑早霜殺禾百姓怨恐羣盜匿山谷且出且入或殺縣吏而去傍縣皆震即撲滅復作有司方議賑事余然後知民之凋殘吏治之難也脫使趙廣漢張綱富弼張詠三四公者處此力能治乎十月六日余上官而分守冀南冀南者沁潞澤與遼汾也漢侯王傅郡守大吏也賈生汲長孺若不受於官彼其立朝意不自得故坎壈而長去然二子設用矣卒嘿嘿白首與漢羣臣何異誰當惜之者君子要當樹名于後爾豈必皆遇于時哉故

顛與誼未為達也其明年三月甲午始作記

西征後記

高子之謝病再補官而家大人年六十七益衰兄仲自虞衡謫嘉興矣無他兄弟以娱親者於是高子覽於大明令曰官員祖父母父母及年七十許離職侍養適在稽勲又掌其事曰吾得歸侍吾親足矣會白之朝不果癸巳春出為山西左叅政夏繇漕河遡流而南問山西之塗曰繇原武黄河渡信宿達於澤行計之如是則得

奉吾親行易也歸而白於大人辛卯壬辰癸巳三年而
大人鬚髮白盡矣齒揺落曰吾老不能西其冬叔嗣則
奉太夫人以行既處於山西省而叔嗣分守冀南當戊
汾州分守之改戊汾也自青羊山之役始五歲而吏未
有寧居者髙子二月之間三出三入於是太夫人勞叔
嗣曰而二月之間三出三入者不以我乎始吾從而西
也謂有寧居者今二月而三出三入是公私廢也太夫
人遂有歸思矣叔嗣固不敢止踰歲二月十六日辭前

路復於河南太夫人處山西者凡四月既南高子送之泫然抆泣曰叔嗣罪不可解矣曩吾為郎中不能一建明令備官於邊心非不欲奮也而智力不逮也有老親在又戀不去欲何解其罪虜大梁東有田百畒退而思自牧其閒歲時奉杯酒上父母以終吾身焉不亦可緩罪虜又何求耶高子於是虜始乞致仕

乞終養疏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臣高叔嗣謹奏為陳

情乞恩比例終養事臣年三十六歲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由進士歷任工部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補今官自度材能朽鈍智慮迂淺蒙受厚禄常思殞軀用補秋毫臣父珣先任東光知縣受敕封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見年七十老病間作臣兄仲嗣任嘉興府同知令陞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與兄俱守官局禮缺昏晨甘旨湯藥別無人事養每一念至心神殞越不勝私情伏覩諸司執掌内一款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

户內别無以次人丁者方許親身赴京面奏揭籍定奪候親終服滿起服赴部聽用又查臣同縣人陜西按察司副使郭鳳翱因伊弟鳳儀任湖州府同知同省人青州府知府胡湘伊弟瀚任禮部司務俱近年題准放回終養臣竊不忖獨犬馬微賤幸徼洪恩願比副使鳳翱知府湘例如蒙敕下吏部該司查實與二臣相同别無他礙放回原籍終養以盡一日烏鳥之孝臣不勝感戴籲祈之至為此具本令家人高禄齎捧謹具奏聞伏候

敕旨

乞養疾疏

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臣高叔嗣謹奏為久病三次乞恩放歸調理事臣年二十五歲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由進士臣少時羸不自愛身有犬馬之病去年為工部主事時疾狀有異卧旅舍中三月許具奏二次語在前本中未蒙放歸其月轉臣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無何又轉今官臣雖微才為朝廷所知伏自傷念不有少效

也其何以酬恩者故忍而至今獨寄居他人舍中鄉邦友人皆識臣情苦自今月来前疾轉加伏枕累息瞑眩無效自審難以供職是以昧死復請伏惟垂皇慈而展洪恩賜臣暫歸調理則聖朝無帷蓋之廢而微躬免溝壑之虞不勝努力思報之至為此具本令家人高進人抱齋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與孔文谷書

頃過邑伏蒙臨幸頻日宴語閑宵投分實深報德良薄

慼媿何如叔嗣竭来江關尋亡王之陳迹探仙靈之奇蹤況值仲宣作賦之樓交甫解佩之浦登高送目懷古愁心所恨不得攄情于良知聆音于大雅耳乍抵此諸務卒卒先此布問薛西原先生竟不受名殊為邑邑未審會見否頃有何篇章不惜示及鄙作果生點定者一冊附請教兼新刻顧乞大序倘肯惠及數言即十朋之賜射虎高作更望録至不一一

與李少穎書

奉辭忽一載邉邑兵凶相繼奔命西東塵勞可想此月初於任西谿方伯處得讀手翰惻藉良厚復諭及朝夕研岡嘿齋處追惟舊踪令人怳歎何日復一合併髙論闋夕以寫欝陶也賤子少慕老莊遺情物外自以頗累患項牽拘多故塊然閟處事與願違形隨衆役乃知放達之未真而結習之弗盡也仰媿古人豈不自惜老親賤室各在故園一身行役但增離思耳種種惟故人識之文章聲望如吾少頡滝居吏局久矣不一調何耶偶

問及外試録文集隨上清覽統惟尊鑒不備

答袁永之書

曩者數辱過視伐其朦蔽弭節負郭之巷舉觴茂林之中逍遥文史夜以繼晝自惟亡佚生之奇而有虛左之顧之段干之德而辱過式之禮非楊雄之玄而當造門之敬匪杜甫之舊而接出郊之驩是以臨别之日倚夷門而長謠望天邑而太息知遯跡之亡窮寤離羣之有限别後復收来書中之嘉言兼聞伯氏發迹並珪璋以

秀朗連騑騮於長途斯天倫之極樂也言慕容音何時可再金門多暇持戟自適玩霸王之明略鑽孔墨之遺訓勉事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於丘中永逃名於區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於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名友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聲缶長歌玆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予也相思無窮言不盡意努力自愛還憶音書

蘇門集卷六